



南
天
詩
刊

第

二

期

154

舊



南
天
詩
刊

第
二





詩刊第二期目次

有所思：寄均

陳夢家

賣花女

俞大綱

題蕙芬像

錢公俠

賣唱的

宋琴心

夜雨

宋琴心

江東橋

宋琴心

一根煙

宋琴心

巡夜

陳學英

明月樓

陳學英

撐渡姑娘

陳學英

漁歌

陳學英

騎士的歌

陳爾康

海邊

陳揖旗

無題

陳揖旗

我又回來

陳揖旗



詩一首

五月的夜

洪流

禱

容忍

再給

悔

眼睛

深宵

黃昏

清晨

信 (我展開)

心念

再哭叢弟

過飛鸞嶺

刀紅的讚

編後

邱美琪

寇望微

胡佩哲

胡佩哲

林韞

魏弼

魏弼

陳啓肅

陳啓肅

周青選

沈祖牟

沈祖牟

沈祖牟

沈祖牟

沈祖牟

沈祖牟

沈祖牟

有所思：寄均

陳夢家

有一半句話在幽思裏，
我想告訴你，但我不敢。
給什麼凝住了，那細細
密密我不敢說的一半：
夜雨在琉璃瓦上遲疑，
剛到飛簷又停了一晌，
冰冰住了清脆的淅瀝，
是霜嚴不容許它飄揚：
直等陽春還給它和煦，
再灑一溜丁東的泉響。

十二月十二夜，北京海甸。

賣花女

俞大綱

穿過一條深巷，

轉上街角，

在朝陽的煊華裏，

有一聲呼喊；

『梔子花，白蘭花』。

誰愛惜這春光，

誰愛惜我，

在那些朱漆門裏

也有人聽見

『梔子花，白蘭花』？

蘇州人唸花字如禾火切音，

賣花聲最嬌媚，枕上聽之，

又有淒涼孤獨之感也。

題蕙芬像

錢公俠

哭的時候三歲，
笑的時候十七歲，
怒的時候像隻獅子，
正經的時候是我底姊姊，
憂鬱的時候——
Zay、蕙芬是沒有憂鬱的。

一九三二之春。

賣唱的

宋琴心

(一)

提着走那一把希望。

誰要的十上個銅板

唱一陣你們的喜歡。

一路街燈的抖

跟着你走，

一天啞的星斗。

那裏去啦，爸爸？

圍着聽一圈子無聊。

買你的今晚的歌喉，

要不再那幾支老調。

一陣生澀的彈

着你唱陪；

一回苦的收場。

回家去哭，孩子！

(二二)

燈托去一街的尋索，
手指頭的慇懃，
滿路投着惑。

『要你底心』。

踏着影有兩脚的閑。

鏡就寄這裏，

便償往日的欠。

燈帶來一壁的粉紅，

嘴唇上的安排，

滿堂鬧着春。

『拉你底乖』。

投進懷有兩手底忙，

歌就攔耳邊，
留待明天再唱。



夜 雨

宋琴心

沿着牆，響動小偷的腳聲，
關上窗，關不緊耳朵的門，
一把傘就失掉了。

瓦簷前，天掉下粒粒漿果，
小耗子準歡喜地在剝破，
一堆笑跳出淺溝。

千萬支筆朝着黑紙寫字，
穿過去似竹葉沙沙飄落，
一陣緊，一陣的顫。

定有狂蕩的女人沿街叫，
轉灣抹角碰着的都是笑，

誰關心并頭的怨。
命運到頭總是一滴冷水，
黑雲裏逃去了春雷的尾，
看明朝濕了的山。

江東橋

宋琴心

江東橋，酌量你底煩愁，

挑起了一肩淒涼，

又背着寂寞的天；——

輕燕背着那活躍的天，

你就吵着要飛，

想有一份鷺江的陶醉。

來，這車兒載我也載你。

江東橋，儘量你底歡喜，

拋去了一團的紅，

又抓住山頭的風；——

古松抓住那一陣子風，

你就讓不要歌，

送給那芝山下的吟哦。

，這刻好兒就跟着我走。

一九三三，三，卅一。漳嵩快車中



一根煙

宋琴心

今夜我發見你這一根煙，
滾出黑心的太陽，

啓示我在明天：

一片雲墮到心裏，就像

煙心的夜。

劃過去一陣心跳，一條火蛇，
自己的太陽獨讓自己吞掉。

今夜我發見你這一根煙，
寫出空虛的名字，

啓示我在明天：

一朵夢跳出眼睛，就像

夜裏的煙。

飛過去兩隻眼睛，兩顆流星，

自己底名字獨讓自己塗盡。

一九三三，三，廿八晚，中山公園



巡夜

陳學英

這夜半的風夠緊，

一盞小燈籠

搖曳着深巷的影。

他破帽半掩着臉，

打着連珠的呵欠。

沿過一帶關緊的門，

(門畔正瑟縮着狗的睡)。

他一面踉蹌，一面怨：

『這冷天真夠人的累！』

天上隱了半輪月，

一片白的霜

灑遍小胡同的滑。

他挾一面小更鑼，

寒顫的身帶些駭。

夜靜得沒些兒聲響，

（北風吹破了手足的凍）

他一面敲着，一面想：

『別驚醒了妻兒的夢！』

四，十八夜于中大宿舍。

明月樓

陳學英

明月樓頭鎖住了

黃昏的寂寞。

人斜倚的坐，

看遠山一抹日落。

懶的疏鐘催眠着

老僧的入定。

紅牆的角尖，

挑不破雲山的靜！

綠欄外，天飄過了

白雲的悠悠。

西風輕輕吹，

簾捲着無限的愁！

撐渡姑娘

陳學英

一篙輕輕的撐去，
篙拖碎了一片水痕。
渡頭人靜，夕陽一抹
淡籠着秋江的黃昏。

青帕束住蓬蓬的髮，
紫色的臂像滑的蛇。
一面凝睇遠江暮靄，
脚下小船慢慢地移。

江畔楓葉正透着紅，
風吹着蘆葦的蕭瑟。
但她沒有一片閑情，
來賞這滿江的秋色。

撐着：一篙，兩篙，三篙

這可憐的撐渡姑娘！

她不解那春花秋月，

只挨着心裏的淒涼。

傍水的生涯，誤了她

一生。淚空向肚裏流！

潮水捲來又捲着去，

捲不去的是她的愁！

永遠的她只撐着船，

從天明撐到了日落。

月兒一月一回圓，伴

她惟有渡頭寂寞！

秋晚，步珠江長堤歸作。

漁歌

陳學英

今晚這大江的天清，
眉月灣得像銀的弓。
我們把舟傍住淺渚，
撒下半帆晚春的風。

碧波映着我們的影，
江畔的炊煙慢慢飛。
大家看那桃花流水，
又憶三月鱖魚的肥！

把網下了江心，儘管
繫住纜，去船頭談天。
等夜半，沽下半壺酒，
來共嘗那江鱗的鮮！

騎士的歌

陳爾康

大沙漠的熱風趕不上我底馬蹄，
我，叫空氣在前頭讓路，
全宇宙都在腕底呻吟，
它們都是我的俘虜！

我彎弓射落天上的明月，
驚醒大漠中每一粒沙的夢，
星兒睜着眼睛下墜，
如爛熟的蘋果碰着了狂風，

槍尖兒挑起最大最藍的兩顆星，
緊貼在她底蓬鬆的髮髮，
這時綁在腕底的她也打碎愁顏，
字全宙的代價買到微笑一聲！

海邊

陳揖旗

我愛這天初三的潮汛，

招人往海面飄流。

像蜻蜓那般點水的輕，

跳台上我拋去了

孤零的人影。

更愛的是遠遠的風帆，

胡里山在新晴裏

接住那千萬頃的波光。

儘看海燕啣着泥，

跟浪花迴轉。

還有明礁邊一面紅旗，

祇順着春風搖動。

浮沉裏有豪氣的淋漓
這心情，放滄海中
無邊的歡喜。

從海邊浴歸，四月，廈門。

無題

(聽某人串戲的作) 陳揖旗

最堪憐那明裝的嬌貴，
展着每一回輕輕的顰，
人間還有這一顆星，
像誰？歡喜中雙行的淚。

我惆悵這北地的青衣，
有碧玉的潤，珠的輕圓。
矜持是少婦的端莊，
風流在一點胭脂的痣。

儘有廿年來夢的胡猜，
剩着今天不瞞人的笑。
一搖曳間都是溫柔，
還它，一身的風塵的債！

我又回來

陳揖旗

憑她賣花娘子的喉嚨，蘇州，

她留住一炷歡喜的火光

在我心中，不住的搖晃。

有過日子的別離，淌着故鄉的笑，

開滿丁香花的枝頭，像一行雁字，

安排起海天裏私心的寂寞。

誰還知道，『准我一個人的去』！

你說：花園街的黃昏給我帶走！

那緊密的結吻，一陣子悲哀的親熱，

教人難受。南樓的燈，

海潮寺半鉤的新月，水上迷茫的霧，

靠着船舷我就此檢過星子的睜眼，

數過水母的飄流，無數滴動心的淚，

迴翔的鷗鷺，拍着銀裝的翅膀，

我溯着南天的水草，一路的風波。

上帝，讓她寫出遠海的光明，

筆直的燈塔，永久碰不見的寧靜。

我戰慄過吳淞口的廢墟，埋着

長久漢人的英勇。

那邊砂磧上，斜矗的屋宇，

曬在晨光裏的，頂破碎的瓦片，

頂笨的煙窻，頂不受用的殘堡。

天綳着鉄青的苦臉，把滿懷的美麗

剩下是一片荒涼，在旅人心頭的搖漾。

我不愛上海，上海的女人，

有着銀蛇的肉身，燈光下面的迷霧，

一行追逐着歡笑，跳出紫色的乳頭，

那兒的長夜，只有色淫，只有昏，

破滅的預約，唱着紅熟的唇皮。

我走過無錫城中石子的小路，在那兒摸過

一回泥人的夢，吸着太湖上萬頃的湖光。

但我撫摩黿頭渚的怪石，一點兒的

雄渾的美麗，却不敢多看，

那兒惠泉山的清秀，因為會想起

故鄉的你，像江南山水

成天裏都在緊蹙着雙眉。

我又記起南京城茫茫的夜，

景陽樓上撞不響的鐘聲，

也沒曾敲破秦淮河濃重的舊夢，

淒涼的燈影。我的熱情

搖過莫愁湖的孤舟，台城上衰黃的落日，

也不愛雨花台的平靜，她太孤寂，太單調，

沒有風暴的雄壯，撼不起生命裏凝凍的暖流，

但我不愛，但我不愛，乖！

走燕子磯的，我看見長江的水道，

那樣委頓着，像溝壑裏的死潦，

像黃酒，像茶，還有什麼好比！

就是焦山的廟宇，北固山的寺，

夜夜緊揪我的，祇是你的名字，

你的好處在我心窩爬轉，有你殷勤，

有你體貼，一串純真無奈的哀怨！

也沒法子安排那些狼藉的相思。就在蘇州，

就在金閶門外一帶的小河。我都走過，

寒山寺殘剝的鑼鐘，唱着不响亮的歌，

給一小隊的驢夫的銅鈴，儘管搖着要哭的送

我到楓橋，到虎丘，到賣玳玳花娘兒的店舖。

究竟一眨眼就掉，我還想什麼夜的蘇州？

白玉闌的香，軟語的溫柔！

我只要你的名分，給我一點點的情熱，

甜的呼喚，受苦的圓滿。你給我熱心，身體！

知道那幾天的偎貼，現在是夢，

要度盡這滬杭路上寂寞的黃昏！

乖，我恨透杭州，她那兒有美；

直挂的飛瀑，在洞口蹦跳，

那兒冷冷的輕烟織着長堤的官柳，

西湖的水就沒你眼波的柔媚！

我穿九溪十八澗彎曲的溪流，

就不曾探究佛國的莊嚴，她躲在那裏，

這兒沒有春天，連泉水都冷，靜！

還有墓道的陰沉，孤單的塔影，

抓緊我脆弱的心，叫給湖山的暮色染透。

……但我歡喜的是你，想念的慌，

要掏出桃色的病，憔悴着的臉，

像風吹散的花綵，落在地下去變泥，

要摸你焦透的心肝，給別人欺凌的流淚，

等親熱的聲音，敬着輕輕的說：

乖，我又回來，我又回來！

六月，十一。杭州。

詩一首

邱美琪

沒有裝飾，祇有這一顆心
靜聽那臨着黃昏的叨訴，
沒了繫足的絲，繫心的詩
我頂禮過那天際的流雲。

二，十三，於廣州。

五月的夜

寇望微

五月的夜，河水帶來兩條影，

一天甯靜，守着一座幽夢，

『愛的，答應我，貼近兩片薄唇，

莫讓生人像死鬼般的孤零！』

那時候，石榴花搖着輕風，

香的，又一陣吐息的柔勻。

鬼從身後擲出一塊的石片，

河水朦朧，影子全然失了蹤，

『愛的，別怕這迷離的淒清，

我說：讓我們死，你可答應？』

那時候，珍珠安排下淚的放光，

天弔那兩個人一輩子的憂傷。

洪流

胡佩哲

這一瀦血漬，
千萬人的靈魂；
末日拉開黑色的帳幕，
每一滴血成功一個英雄。

這一瀦血漬，
千萬人屍骸的殘剩，
伴過口外的烽煙
溢滿長城的壑。

像一條赤練蛇的蠕動，
像秋天裏的紅楓，
臭血中的一陣甜香，
一下子迸裂的火光。

禱

胡佩哲

我輕輕招過天虹的夢，
又輕輕撒走白日的堂皇，
我得長留這一夜的心慌，
爲你，又怕風把它吹遠。

小小靈魂在黑暗裏躲，
我唱完一首悔恨的歌，
這一心苦楚的溫柔，
給你的三年來的禱。

四，一，廈門。

容 忍

林 韜

我擔心每一次點頭，每一回笑，
過露的天真換取輕狂的罪，
只怕是一樹桃花在大風裏搖，
指望春天不讓它完全憔悴，
這些日子安排下瞞人的悵惘，
我吩咐溪流載去平安的夢，
這年少的一身原該給憂患償，
一滴淚的圓光中容忍的份，
只要有一天你知道我是愛你，
那我的熱情就不會浪費過，
只要有那一天，你說：我愛你的，
那我唱起南風的權悅的歌。

再 給

魏 弼

像一串的銀鈴搖過，你笑
我愛聽這一朵朵的嬌羞，
飛過天，又輕輕的飄落下，
颯平千萬次年青的心跳。

告訴影子我的追求，
你却不曾爲我停留，
該有一個永恆的愛，
無端埋在我的心頭。

悔

魏
弼

原不怕着任何的累，愛
我可有萬千瞞人的悔！

掬不出這裏心兒的念
有你那不相干的心厭！

什麼時候能逗着你笑，
我瞧飽你一朵朵的羞？

那就給我懷念的憂愁，
擔心春風裏腰肢的瘦！

四，十二，湖邊。

眼睛

陳啓肅

一對，兩對，三對：
白的，黑的；旋着，
旋着，白的，黑的。

一對的眼睛說一種的話，
數千百對的眼睛說
數千百種的話。

旋着，旋着；白的，
黑的。晶瑩的，水汪汪的，
忒楞楞似的，模糊的旋着。

長睫毛媚着，
短睫毛瞪着，

尖的，圓的；水汪汪，狐媚子！

一對，兩對，三對的眼睛，

一孔，兩孔，三孔的痕

數千百對的眼睛，數千百孔的痕。

深宵

陳啓肅

我泣過那一個深宵

伴着月光的俏

你瞧

一泓淚

一堆

拚就萬千百個的悔

我要

一輩

子忘掉

你的刁

把憤恨的紙撕碎

讓這個深宵

你撒過末次的嬌

黃昏

周青選

落日吻住一隊隊的歸鴉，
輕輕的飛上又輕輕的沉下

六月的風吹散了鄉野的靜，
田塍上正印着參差的人影。

池塘裏的蛙開始它的叫。
叫回了每一條野心的水牛。

這時，遠天有弓樣的彩虹，
我愛看晚烟如霧的黃昏。

廿一年夏天，福州。

清 晨

沈祖棻

又是一度清新的破曉，
野花搖着輕風，小鳥也迎人發笑，
我悄悄的踏碎了露痕，
繞過泥封的小徑，出了漆紅的門。

我背着不勝情的殘夢，
僵冷的天真，等候着朝陽的微溫，
我不敢抬頭探望流雲，
雲無情，她走了，不留給我一條離痕，
廿年春天，上海。

信

沈祖棻

我展開腕底的聰明，
一邊寫，一邊想起，
風輕，好的日子，
我得奢望這幾行詩，
一輩子廝守的真誠。

你要提防斜刺的蹀，
好好的珍重自己，
安排一串歡喜，
爲我，那南天的羈旅，
冲破窮途寂寞的愁。

心 念

沈祖棻

天冷，屋子裏夜來是格外靜，
一盞慘綠的燈餓飽了四壁
的影，沒有生的光，斷續的
巷柝敲過每一個寂寞的心，
門外儘有成千成萬的黃葉，
不安份的妄想那北風的愛，
只是吹落，整夜摸不到世界，
明天也許變成泥，留個永訣
送人間，上帝替小生命流淚，
我就不敢掩藏這顆舍利子
的心跳，啓示神的變幻，比似
在露珠的笑聲裏做夢，迷醉
蘸上了靈魂。

我一眨眼看透

小羔羊的馴良，丁香花的愁，
酒鱗的波動，娘兒枕邊的謊。
讓孤零的影子騎上小蝙蝠
的背，攀附天邊淒涼的月色，
從雲端掉下最輕微的嘆息：
『給年青的罷，這寂寞的幸福』。

再哭 燾弟

沈祖牟

這該是什麼人的受罪，
燾，你帶走絕頂的聰明，
飛上天，定要長長的睡，
撇開萬千人世的愛憐，
不再回頭看我們流淚。

去了，收拾一身的輕鬆，
你稱量過自己的天秤，
不願給人間美的靈魂，
空留廿年名份的弟兄
每一次歲時傷心的供。

四月廿三晚。

過飛鸞嶺

沈祖棻

一傘子的山風埋怨我，
不該張皇的走錯了路，
坐下來，停着陌生的步，
羅源在前路的炊烟處。

假如今晚我得過連江，
準明兒看晴翠的三山，
作氣的是這懷歸的想，
我又忙贏一徑的蹣跚。

前年某次，歸自三都，踰飛鸞嶺遂入羅源，而連江，
而福州。過嶺時有所心寄。比者廈門羈旅，生活迫人，
遙望雲天，懷歸彌切，如之何，亦末如之何也已。

刀紅的讚

沈祖棻

——紀念喜峯口奇蹟——

那紅，

不似天際的明霞，

或女人嘴上

一抹的胭脂，

(輸它溫柔)

但得由人相信

那噴血的

曾立過櫻花的艷。

那紅，

一萬個容忍中

一次火山的裂，

健兒身手的憑據，

另一個孤孀的

眼中的淚，
一片片，
閃着銀光，
雪的白，
大刀의風，
我思量，
異國的紅
永遠在大刀의錄。

四月廿四晚。
廈門古鳳凰山下。

編後

沈祖棻

我們僻處南天，全憑一時的興會，印行詩刊，原不敢稍存奢望，難得是一羣同好的參加，使我們更得自相鞭策。

這裏，我得謝謝夢家來信，重以『南天』社名冠於詩刊爲囑。這一點，我們已照辦。

關於叅刊號，大綱說：『南天豈是那麼單純無變化的？』，臨水更以『宿命的意識如其濃，哲理的闡明如其腐，別無突破時代的氣魄』爲言，這些善意的責勉相加，我們只有拜謝。

這一期，遠承夢家，大綱，公俠惠詩，此地朋友也給我們稿件上的指助。內容似較前期充實，量的方面，頗有增加，質的好壞，則讀者心上自有天秤，我亦不敢過事饒舌，只作一些零星的介紹：

夢家的詩，自有自己風格，清脆可誦。大綱詩近不多作，『賣花女』一首似較其舊作爲佳。素描蘇州小景，帶有感傷氣味。公俠簡直未見寫詩，『題蕙芬像』爲其清閨幸福的憑據，以此公開，令人艷祝無量。

同社的稿：學英的『巡夜』，和琴心的『賣唱的』，寫來酷肖。『賣唱的』原有第三

段，以過長且較欠精彩，特爲刪去，敬向琴心兄道歉。

學英其他寫作，似太囿於舊詩的 *Diction*。如『桃花流水鱖魚肥』一例句子，實不可訓。

爾康的『騎士的歌』，有阿拉伯詩人風味。

揖旗的『我又回來』，爲這一期中的最長的一首，如讀江南遊記，輕鬆之至。末了，我得聲明寇望微君現任福州福州日報總編輯，不是女人，臨水君怕撲朔迷離過甚吧！一笑。

五月一日，祖牟。編後記。

二十二年五月十日出版

南天詩刊第

每冊洋一角

出版者

南天詩社

通訊處

廈門青年會宿舍沈祖牟

代售處

上海新月書店

香港商務印書館

福州廈門各大書局

印刷者

廈門公利印務館

刊誤表

頁數	題目	行數	正	誤
插頁			南天詩「社」	南天詩「刊」
七	賣唱的	十二	陪着你唱	着你唱陪
八	同上	十一	一壁的「粉」紅	一壁的「紛」紅
十一	夜雨	二	應空一行	漏去距離
十二	江東橋	十二	你就「讓」不要歌	你就「讓」不要歌
十三	同上	一	好，這刻兒	，這刻兒好
十五	一根煙	一	應與十四頁排成並行	誤與日期排並行
二十二	騎士的歌	十二	全宇宙的代價	字全宇宙的代價
二十三	海邊	十	「跟」浪花迴轉	「跟」浪花迴轉
四十	深宵	五	一堆「悲」	漏去「悲」字
四十四	心念	三	沒有生的「金」光	漏去「金」字
底頁		二	南天詩刊第「二期」	漏去「二期」兩字

國家圖書館



004759424

